

開封府志

辰

府志卷之十八

祠廟

祠廟各境亦有同異之分以列屬相較城隍社稷等壇廟皆同也至于崇德報功之端祠必其風教振乎流俗樂利被于生民一方實資賴焉此奉所宜彼求其切或垂令甲或重鄉評亦隨其地而顯著之夫修舉廢墜固有官守者之責尚欲廣徵文獻求祠祀所未備而興復焉豈敢于儼然處茲域者而弗紀耶作祠廟志

開封府治

社稷壇

風雲雷雨山川壇

舊在南薰門外春秋仲月上戊日祭明末

河水沒今設厥祭之

郡厲壇

舊在大梁門外西北清明日七

壇壝尚存萬歷三十七年知縣王鵠齡鼎修殿宇

明末河水沒今設壇祭之○以上各壇皆屬府凡

州縣俱有祥符附郭不置邑厲治地東郊祭城隍

之按社稷等壇建壇設主爲是不宜葢屋廟在舊縣治西北明洪武二年封爲承天監國司

民顯聖王宣德辛亥修嘉靖二十五年萬歷三十

十六年重修明末河水淤

國朝順治十五年八蜡

年尚書劉昌修康熙六年巡撫張自德重修

祠在府治西南二月十四日八月十

四日祭明嘉靖八年修河水沒

城隍廟

舊在城南百畝崗明萬歷十九年知縣王

鶴齡移於府城隍廟之西明末河水沒

國朝康熙十三年上祀祠在縣治

印縣沈敘重修三皇廟在縣治

東北隅

艮岳廢址之上河水沒順治年間修明李夢陽詩  
爰從開闢無三聖泰爾生民豈至今寂寞廟中誰  
下馬遲迴天地獨沾襟紫堦藥蔓還春色搖日叢  
著已暮陰悵望龍驤心更苦白雲偏繫鼎湖心

### 禹王廟

一在城東南吹臺久圯康熙七年巡撫張  
自德修三十年巡撫閻興邦重修每二月

初九日九月初九日致祭三十三年  
御書功存河洛四字

特遣內閣中書穆東格翰林院筆帖式米貴賁交巡  
撫顧恭制匾額于禹王廟前創建

御書樓奉懸于上樓外四圍建廊隨勢曲折以供凭  
眺遂爲中州絕勝之地一在城西黑岡口康熙二  
十八年巡撫閻興邦建明李夢陽碑記李子游于  
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漫遐睇  
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正  
悲曰嗟呼予于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之  
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  
易軌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  
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  
問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

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涿  
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  
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蓄也號呼而祈恤於是  
智者則指其所從來而廟考興矣河盟津東也蹙  
廣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鱉於是昏墊  
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下堰  
夫椿戶草門輪築困苦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  
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淡漢  
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而  
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  
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酒是也  
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  
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  
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  
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蓄者也大梁以蓄故是故  
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潭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  
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于是而知功之言  
徵也吾少也嘗聞州城曉津湖南目大梁之墟乃  
今歷三河覽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  
王之集而海濱人民尚能粒邪耕邪廬邪能飢者

字琴康者陸羽陸子昔十是而却之之言傲也所

是物可司其其者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漆以嘉

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為迎送

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天門兮顯

闕赫赤赤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

羌若來兮儵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

橫四海兮怒波右迎神○絢絃兮鏜鼓神不來兮

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清路靈電雷兮來

至風冷冷兮堂戶舞我兮我醑尸既飽兮顏醅惠

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奈何右降神○風

九河兮濤暮雲噓噓兮昏雨王駕鳳兮驟文魚龍

翼翼兮兩旗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

兮思君看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我民右送神

### 濟瀆廟

在縣治西北城隍廟西周定王建  
國朝康熙四年重修

### 文昌廟

在府治東南隅即宋太學中之桂香祠也明  
嘉靖三十二年周府奉國將軍安河重修

### 金龍

### 四大王廟

舊有二一在開封府南汴河所一在大  
梁門外河水沒新建四一在河北朱源



寨順治年河道方大猷建一在徐府街一在縣治西南州橋一在土街東會王府廢址順治二年建

康熙二十五年河火神廟舊在城鼓樓東祀祝融道祖文明重修河水沒國初改建在

仁和馬神廟縣治東南旗纛廟在舊都司東嶽廟門內大梁驛後內河水沒

在縣治東北仁和門南祀武廟在舊都司內祀昭泰山神明末水沒今重修烈武成王諸名將

次列霜降日武安王廟有四一在安遠門內一在祭河水沒大梁驛西一在麗景門內

一在安遠門內皮場公廟有二一在府城東北隅即今鴻影菴一在洧川縣朱曲鎮鄭

子皮有惠政樊將軍廟有三祀漢樊噲一在府城民立廟祀之仁和門外一在郾城縣一

在鄭州宋歐陽修記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風雹近鄭麥苗皆死人咸駭口侯

怒而爲之也愚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王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

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非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榮陽京索問侯子生

公事... 廟... 氣其勇... 以...

人... 後世言... 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

賜哉而天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睚眦何哉豈

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

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

蓋間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

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

疑有不和而疑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信

# 陵君祠

政使徐化重修康熙十年永平韓鼎業

重修明李維禎記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  
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今志稱夷山亦  
名夷門山在府城安遠門內則北門矣獨稱信陵  
君墓在城東揚州門耳余宦大梁二年徘徊二門  
間莫得其處夫侯生非信陵何以聲施後世乃今  
俱沒沒也更讀志則濟源之軹鎮有聶政廟汝寧



之西城有荆軻廟兩人皆以俠血食而信陵顧缺焉漢高帝英主也其過而以太牢祀者惟孔子與信陵詎無謂哉魏人尸祝俎豆者何限信陵何以無半菽之奉乎於是相地得上方寺之右方實在東北門間度生時車騎所嘗經涉乃爲之祠祠與寺通俾僧領祠事無煩有司庶幾不以費廢餼羊又虞夫後之人不察猥以爲荆軻聶政之俠同類而共訾之也稍撫其行事而識所以創祠之意曰信陵君蓋戰國之才臣也以客掩也蓋魏之忠臣也以俠掩也請以三君喻春申始而強楚繼而賊楚棘門之誅孽自己作孟嘗旣相齊潛矣去而之魏合四國兵以破齊死其君於莒身得無爲戮幸耳彼夫曳珠履而居代舍者余不知何人要之皆亂賊之黨也平原有士如毛遂毛公薛公者而不能失計馮亭以挑秦禍幾喪趙國之半賴信陵而得比干人數因人成事寧獨十人取譏哉信陵雖多客實無藉客何以明其然也邯鄲之圍秦日無趙矣信陵竊符以有魏帥而其入皆畏秦者又縱其父兄若獨子歸者二萬人卒以偏誣拒秦不取入秦乘信陵出而伐魏日無魏矣信陵

以二使發五

之師而其人

又皆敗與之遺也

異兵異師驟而合之

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

逐北至函谷關而不敢出舉數十萬不相害之衆

旦得其力爲已死此非客之能也其勸魏無親

秦料秦必滅六國乃休壘壘萬言審天下之大勢

深切著明可謂絕世之算客有及此者乎藉令魏

王早用其計糾合楚趙以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

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何遽折而入於秦乎故曰信

陵才臣也以客掩也以魏救趙而魏重以五國爲

魏却秦而魏安去魏而魏受秦兵還魏而秦用間

罷將而魏輕身沒而魏隨亡魏王畏之怒之再以

毀廢而不對故曰信陵忠臣也以俠掩也然則何

以竊符符不竊則魏師不出魏師不出則趙必亡

趙亡則魏從其後身數請王賓客辯士說王萬端

而不聽也將坐視魏亡乎全其身以善其君古之

人行之然則趙全之後何以不卽歸魏魏王之已

信陵自其能探趙陰事始矣早歸而逢其怒必以

矯令誅卽無誅而秦問早行信陵必不將誰可以

當秦者秦不伐魏魏王必無迎信陵伐魏不急魏

王亦必無迎信陵秦益急魏魏益急信陵急而後

任專任專而後得畢其長是忠之術也若是非要  
君乎然秦兵却而未聞魏賞有加也何要之有已  
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留趙自言  
罪過以負於魏至令趙之君臣口不忍言五城彼  
固知信陵真不負魏也非聲音笑貌可假借也是  
忠之符也然則何以飲醇酒近婦人而死操上將  
軍之印諸侯將皆屬何有於魏取臥內之兵符如  
探囊何有於王而終身北面不失臣節卒無以解  
王之疑是故溺酒色以自汙也信陵而愚人也則  
可信陵而非愚人豈不虞酒色之足以死哉秦間  
行而魏將代魏之必入秦以日計耳不欲生爲秦  
虜有託而逃是忠之隱也太史公傳其完趙時有  
自功之色客進說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  
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  
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  
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立自責似若無  
所容者斯可諒信陵之心不忘忠魏矣揆事設策  
亂成信陵之忠而有功者莫若侯嬴朱亥與毛薛  
兩公允君不可忘之義並祀亥嬴其不及毛薛者  
非魏產也祠成而中丞吳公聞之謂之舉也於祭

法合以酎金來助則鼎牲醴酒僖邑令適重至奉  
祠入祀而爲騷一章授工歌之三河流兮不返夷  
門兮爲匿思公子兮今日晚雲車駕兮旆建紛從騎  
兮婉婉右朱亥兮左侯生闕如號兮軍聲敵王愾  
兮秦嬴完邯鄲兮金城封函谷兮無人行王安坐  
兮大梁呼萬歲兮傳觴功不賞兮中流謗聒王庭  
兮無良哀莫哀兮國將亡國亡兮身胥靡爲秦俘  
兮孰與魏公子憂生兮曷以樂死飲酒兮御女嚙  
知我兮良苦西方兮不可以處雖五國兮非吾與  
作新宮兮故土坎坎兮擊鼓蹲蹲兮綴舞魂歸來  
兮

栩

### 古聖賢祠

在府治崇法寺西合祀古昔聖賢

碑記合祀聖賢禮與貴賤不同牢前晚不併敘恩  
讐不共域反是三者爲瀆爲亂爲戾瀆則弗敬焉  
亂則弗齊焉戾則弗和焉弗敬弗齊弗和神其馨  
諸聖賢合祀梵宮禮與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  
之至也祭者教之本也祭義爲察協人事之極乎  
神故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祝史薦  
而辭不愧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今啟  
釋教而附禮教焉教失其本矣釋之教先正毀之

等於淫祀瞻梵座輪哉與哉割一席以奉質奉熟  
 方其遠之而謂來之人事之不順烏乎察神其馨  
 諸二之不馨令祀一禮也何有嗚呼余烏知禮哉  
 方輿畫五土而地中奠之載坤含功其生敦衍皇  
 王開天河洛道啓卜京歷都弼尹麟濯而光繹之  
 此三古以訖未有若茲之盛也過夷門之道帝邱  
 賢宇如堂如翼春秋有苾壬午九月厥災水入國  
 胥淪洳陷邇歲民舍登登蕪繩趾而駢營之不復  
 識已余用慨然弔吹臺將訪遊梁書院之遺跡徵  
 八郡文獻而俎豆之余志也尺力未息未敢康工  
 夙夜猶咨余乃其去悼臣子之多恤騷騷鼎鼎聿  
 靡適也歟然曷已夫余志之弗終之終余晦之余  
 乃辜哉故作寺者邦人之志而合祀諸聖賢旅奉  
 弗終于晦乃余之志亦合諸邦人之志也茲禮則  
 余烏知哉余亦聞諸禮者夏官司勲掌六鄉賞地  
 之法以等其六功詔太常祭于大蒸周書新邑之  
 祀咸秩無文夫大蒸合祀也無文王乎敬不病乎  
 簡也漢制祭功臣于庭與士庶爲列尊君而卑功  
 魏高堂隆非之議升堂餘與君同牢貴賤取諸骨  
 夫啗食者可因君之宰以骨差爲俎其異代而無



若曰陳五祀之品功社稷百世不廢四序從乎貴  
非其類咎由伊尹呂尚功當代不祀異代矣不祀  
異代而歌德拜風異代猶祀焉不替君子論其德  
不論其世也故月令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孟春  
與山川並禱焉是數者可以合祀矣昔武侯亡所  
在求立廟議未朝合百姓祀于道陌識者不非之  
神之憑依惟德是馨道陌可祀梵宮奚不可奉也  
君子之教從乎德不從乎地知者爲德禮愚者爲  
覺讖瞻化而得亦有乎君子小人而已矣爰是祠  
成肇三皇次禹功天地者教之始乎匪賣也按唐  
制歷帝王肇跡無祠宇者詔郡置廟享之取將相  
可稱者配次孟氏子遊梁倡仁義也次周程十賢  
闡道性也三書院其可作乎文王世子之儀有道  
有德者使教焉歿則祭于瞽宗惟作師哉若者祀  
中堂余讀禮曰法施于民則祀哉昭首達比歷代  
諸忠次信陵公子次岳忠武次宗忠簡次鐵司馬  
諸褒忠次于忠肅庶民次許忠忠節次陳橋范汪王  
諸忠賢若者仁之至義之盡也考周志勇則害之  
不登于明堂共用謂之勇君子教善嘉寬哉若者



左楹余讀禮曰以死勤事則祀哉能捍大患則祀哉穆首皮場公次樊將軍次李衛公次尉遲次包孝肅公范文正諸名公次李忠定次徐中山馮宋國諸勲配次張英國三王次王徐秦諸名撫史記有言勲哉功哉伐哉闕哉五經異義在其位故祭報哉東昌之役失吾良臂辛巳三月僧祀哭以文河間固歿于王事也鐵司馬不共域焉勇而無義以周志殿哉若者右楹余讀禮曰以勞定國則祀哉能禦大災則祀哉猗歟翼翼匪亂匪戾順之至孝之本乎嗚呼宋政和元年詔開封府毀祀不在祀典者千二十區存者無考茲十餘區耳乃與河俱沒廿載僅合祀梵宮禮固如此耶思頡靡容呂尚矣賜須柴牢諸徒半宋衛陳蔡之郊竹書多軼富辰萇宏延祖稽仲日月於昭曾無過而問焉孟博嗣祖終錮寃之子琰安石長源彥國固轟然烺然遙情風照山川濶瑟乃不獲一椽之庇登梁祀而俎豆之豈合祀亦有幸不幸耶其湮沒者又烏可勝數也余之志固能終耶矧合祀梵宮非禮也維嶽降靈維河允翕官墻李衛公祠在府城南開敬侯知禮于君子云

李衛公祠

店在府城南開保祀唐將

李尉遲公祠

在府城南二十里許

三賢祠

在縣治

臺上祀唐李白杜甫高適

河水沒

明毛伯溫記

三賢祠者祠高李杜三賢于吹臺之上也按唐史高

適李白杜甫大寶中聚梁宋間共飲吹臺之上酒

酣擊歌

俛仰

今古旁若無人

而杜甫亦云

意與高

李輩論交

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

登吹臺懷古視平蕪

是時白甫皆以讒嫉去國年

各四十餘而適則封邱尉耳

三人者固蓋世之豪

顧坎珂徘徊行歌古墟榛莽中使其登臺悲嘯望

芒碭數雁鶩鳴呼傷哉白梁園歌適古大梁行豈

以其時詩歟詩李杜尚矣

適詩慷慨悲壯爲盛唐

諸人冠而杜子亦時時推適曰美名吾不及佳句

法如何蓋飄然不群之外推者適一人耳適五十

始詩故敘年李杜上其詩頡頏二子故並賢之而

並祠之吹臺故有禹宮官之後有空室而棲非其

鬼伯溫業撤其鬼而祠三賢矣

今年秋偕蜀張子

關西袁子李子謁焉登臺四望曠原孤城日涼雲

斷風飄飄起黃蘆未搖軒櫺子與三子者灑然驚

回思三賢又愴然驚曰適顯矣白甫乃如斯已耶

祠廟

傷哉名賢祠在縣治西宣化橋祀宋開封尹范仲淹錢若水寇準陳恕呂夷簡呂餘慶

王巖叟張方平杜衍馮京歐陽修明王博萬信韓英孫珍河水沒十賢祠在舊縣治東春

秋上丁次日祭周惇頤程顥程頤邵雍司馬光張載朱熹呂祖謙張栻許衡明萬歷十一年改於府

學東文昌包孝肅公祠在縣治西祀宋開封尹包拯明成化九年建河水沒

閻河水沒國朝順治七年知府丁時陞建新府治前康熙二十五年知府管竭忠修明胡謐記開封府故有

包孝肅公祠蓋祀其知開封時功也前後公知是府者多名人奚獨祀公蓋公其尤也公所歷諸官

皆有績奚獨祀公知府功蓋開封京師其功可以該諸績也惟公之在開封府剛毅不阿貴戚宦臣

爲之歛手猶若居御史諫議之論斥而且開門聽訟吏不敢欺卽廣其知天長時斷割牛舌訟之明

也劫毀勢家侵惠民河園榭卽推其轉運河北時請以牧馬地賦民之惠也自奉儉約無異布衣誠

子孫不得犯賍罪卽充其知端州時歸不持一硯之操也與夫知端州而罷罷回易在三司而置